

# 青 年 年 報

17

號九十九第字C證記登處務警界租共公海上得領已刊本

## 第 八 期

版 出 日 十 三 月 四 年 七 十 二 國 民

## 目 次

神仙老虎 (鳳志譯壇)  
拉丁化國音字的論戰

斥拉丁化國音字  
斥「斥拉丁化國音字」

轉灣論 (處世隨筆)  
我們為什麼怕羞 (性教育漫談)

怎樣剪取題材  
世界知識

鐵衛團——勝利的德意志民族復活節——希忒勒學校  
反共公約

從南京說起——在漢口  
何氏兄弟 (明季江陰義民別傳)

青年音樂家  
古人訪問錄

紫硯石的賠償  
陶文三篇合講 (二)

罵人  
從英語會話想到英美習慣

讀者園地 (童年的憧憬)  
編輯餘談 (關於投稿)

英文欄

每週英文成語  
英文時事選讀  
最易用錯的英文字

詹文滄

黃友石  
呂輔文

聖輔文  
楊晉和

陳保和

阿雪  
明鏡

黃立鈞  
邱鏡吾

胡山源  
趙宗預

蔣廷黻  
拓荒

編輯室

H. H. Shao

S. L. Chow

版 出 六 期 星 一 每

# 神仙老虎狗

(勵志講壇)

詹文滸

凡是人，都想做神仙，不願意做狗。『想做神仙』原不是件壞事；『不願意做狗』，更是有志氣表示，更不容我們譏議。可是事實上，愈想做神仙的人，愈做不着神仙，愈不願意做狗的人，人們却愈要他做狗，於是我們的問題發生了：我們想做神仙，我們應該怎樣做，才能做到神仙呢？我們不願意做狗，我們應該怎樣做，才能免於做狗呢？

也許要做神仙，該先從狗做起吧？也許做狗，就是做神仙的唯一登仙術吧？假如這『也許』是對的，那末，我們就可看出我們大多數青年人的缺陷，究竟在什麼地方了。我們最大的缺陷，就因我們只看見人家在那裏快活逍遙地做神仙，而不看見人們於做神仙之前，也着實度過狗的生活。也許他們過去的生活，還談不到吠兒狗的生活，或竟是鄉下野狗的生活，因為肚子餓不過，偶然偷吃人糞，被鄉下人看見，還要敲他幾下糞勺柄哩。

我們要做神仙嗎？好，我們得經過修煉，這所謂修煉，就是要像狗般地，吃得起糞勺柄；但有時候，也要像老虎般地，大聲一吼，羣獸畏避。我們年青的人，血氣方剛，自負不凡，咆哮幾聲，要算不得一回事，用不着我們提倡；我們願一再提出的，乃是我

們能否像狗般地吃苦，並像狗般地忍受的問題。

做神仙，確是可欣羨的事。我們用求業爲例罷：我們鬧着失業慌，不要說一家的幸福，不能担保，連個人的生活，也發生問題；可是有人處此失業症像黑死症般蔓延着的時代，依然收入豐裕，舉止寬綽，這和我們相比，我們是狗，他們是神仙了。我們又用投稿爲例罷：處這經濟困難時代，我們很想寫點文稿，得點稿費，湊補日常開支，無如我們的稿子，任憑寫得怎樣好，却沒有人欣賞；可是有人偶像名成，非獨他們自動寫的稿子，到處受人歡迎，有時，他們不自動寫，人們却硬向他們去拉。這和我們相比，他們又是神仙了。又用讀書做例罷：有人用不了多少時間，把日常的功課，約略看過一遍，先生問起來，就能流暢作答；我們用盡心思，反復誦讀，所得成績，也不過爾爾，有時竟不及他們。這和我們相比，我們又是神仙了。

我們在日常經驗上，到處都可碰到這一類事，我們當作怎樣的解釋呢？用『機會』、『偶像』、『天才』等名詞來解釋嗎？那是阿Q式的譬解，毫不足取。須知我們失業，別人失業；我們投稿不取，他人硬被拉稿；我們

死讀不通，他人過目成誦，這種種必有一個原因，存於其間。也許機會有幾分關係，然而機會是任何人都好去求的；也許偶像心理有相當影響，然而人們爲什麼不把我們看做偶像呢？也許才能有點干係，然而心理學家告訴我們，『拿一打剛出世的嬰兒來，我可依照你的任意指定，教那個嬰兒做學者，那個嬰兒做發明家，那個嬰兒做叫化，』所謂天才，也不過是自欺欺人之語罷了。

記得從前在學校裏讀書，無論先生同學，都認我相當聰明，因我考試臨頭，不必多大準備，可是考試成績，也不至相差過遠；同學們只看見我『考試不開夜車，』和『考試成績頗佳，』就說我的才智不差。我聽了好笑，因我平日的預備工夫，比起他們臨試時的『佛脚』工作來，真不知要超過多少哩！我們現在喜歡動筆的人，那一個不在書篋內，藏着若干『用特檢還，尙乞鑒恕』的復信呢？再說那班在這戰亂時期依然有固定收入的人，亦必因爲他們有一技之長，足以維持其地位；也許他們所長的『技』，竟是我們所瞧不起或不屑爲的，然而我們不屑爲的，他們竟耐性地做着爲着，那就是他們勝過我們的地方。

不錯，他們現在做神仙了，他們現在受

# 拉丁化國音字的論戰

編者接到黃石厂先生「斥拉丁化國音字」的稿子時，適有莫友甫先生在旁。莫先生是贊成拉丁化國音字的，看了之後，就立刻寫了一篇答文。編者以為見仁見智，各有不同，因將正反兩篇文章，同時發表，諒為讀者所歡迎的吧。黃先生的原文，並未分段，這是編者為讀者便利起見代分的；但文字和斷句，悉仍其舊，以存其真，合併聲明。

編者

## 斥拉丁化國音字

黃石厂

吾國文字。由文言而白話。固已每况愈下。有心人惕焉憂之。今後由漢字而拉丁化。其禍患所及。必有甚於洪水猛獸者。因作是篇以斥之。

夫吾國開化最早。得天獨厚。四千餘年之國粹。全賴漢字以保存。一旦拉丁化之文字流行於世。人盡知拉丁化之文字。而不知有漢字。豈非數典忘祖。自滅文化乎。此不可不斥者一也。

吾國史乘所載。雖吾國亡於異族。屢見不一見。姑不論其致亡之由。究為何若。然默察吾國之所以亡而後能興者。實有賴於一統之文字。與一統之語言。今若冒昧倡言拉丁化國音字。浸假而此種文字。蔓延全國。則吾國語言文字之一統。必將蕩然無存。一旦國亡。勢必真亡。人之謀我。苦無良圖。而我竟自甘暴棄。舍己從人。謂非喪心病狂。得乎。此不可不斥者二也。

拉丁化之文字。倡於共產黨。而行於共產黨。縱今日國共修好。無所用其歧視。然吾人既非共產黨。又何為而學之哉。且拉丁化之文字通行後。安知不為共產黨所利用。而作為宣揚其學說之利器。是故倡言拉丁化之文字。固無異為共產黨作先導。此不可不斥者三也。

吾人既知漢字在前。復習拉丁化之文字於後。習則曠日廢時。徒耗精力。不習則本非文盲。而亦成為文盲。天下事理之不公。甯有甚於此者耶。此不可不斥者四也。

吾國文字固有之優良。既如上述。而其他賴文房四寶以為生計者。又何可勝計。行見拉丁化之文字盛行後。向日從事於此者。皆將成為餓殍。而洋筆洋墨之入境。勢必充斥於市廛。偌大漏卮。將不知伊於胡底。此不可不斥者五也。

綜上以觀。拉丁化文字。實有百弊而無一善。雖倡之者。言之成理。然推其後果。

我們的欣羨了。我們鑒於現生活的不滿，理該欣羨他們。但單純地欣羨，決不足夠。我們應當進前一步，於欣羨之外，又從而模倣他們，並勝過他們。他們不是天生成功的神仙，而且在事實上，決沒有天生成功的神仙。他們的仙術，都從學習得來；他們既能學習這些仙術，我們為什麼不能呢？難道我們的才能不及他們嗎？難道我們的體魄不及他們嗎？難道我們的氣概不及他們嗎？什麼仙骨仙氣，什麼天才命運，這都是胡說亂道的一篇謊話，能騙得進愚昧，決騙不進我們：——我們這班年富力強，精神抖擻的青年人。

成仙自有仙道，這仙道不是什麼高深玄理，只是一個「苦」字。「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人上人」還不是活神仙嗎？所以青年的讀者們，切勿再把時間空化在「欣羨」與「嫉視」上。你要做學者嗎？就揀定一個中國的或世界的學者，做你的競爭對手。他的學問好，你就埋頭來讀你本行的書，讀一本不懂，再讀一本，讀十本不夠，再讀十本，你能認真讀完本行的書五十本或一百本，你在國內，一定可充專家了。你試試看，我決不欺騙你。他們文章好，你就蓄意來學寫作。假定你所學習的，是描寫文，你就左近取材，把你屋子外面的弄堂巡捕，做你的描寫題材。寫好一篇後，自己念念看，究竟文字中所寫的，是否就是那位巡捕。寫得不像、

實南轅而北轍。遺害無窮。吾恐民無教而民先困。國不伐而國自亡焉。嗚呼。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 斥「斥拉丁化國音字」 莫友甫

石厂先生：

你到了這個時候，竟還在那裏爲白話文「揚焉愛之」，當然，我不能怪你對於拉丁化國音字，要下「禍患所及，甚於洪水猛獸」的攻擊了。但我要問，關於拉丁化國音字的種種說來，你究竟在什麼報上看來的呢？還是什麼人傳給你聽的呢？我怕你老的眼睛有些花，耳朵有點聾，無論看和聽都打了折，所以就憑空猜想出來的吧。

你老寫這篇大文章的時候，心中也許在把韓愈的「諫迎佛骨表」自喻；寫了以後，也許少不得自己再加上一個硃批，「大有裨於世道人心」。但就是這篇大文章，你的得意之作，落到我的眼裏的時候，却幾乎把我的肚子都笑痛了。我並不和你一般的瞎三話四，且聽我道來。

第一點，爲了文盲讀拉丁化國音字，你就罵他們「數典忘祖」。但我要請問：在他們未讀拉丁化國音字以前，他們是道地的文盲，難道就會「數典忘祖」嗎？你老該明白，文字只有靠識文字的人來保存；向來不識文字的文盲，根本就不知道怎樣保存。文盲讀了拉丁化國音字，雖則對於漢字仍然是文盲

，但他們依靠拉丁化國音字來看書寫字，就要比道地的文盲高明得多，就可以改進他們自己的生活，促進一般的文化，這還有什麼不好呢？並且也許他們倒會因此知道怎樣保存你老所担心的國粹，你老聽見了還不答應他們麼？

第二點，如果你以爲中國的語言是統一的，那末用拉丁化字母拼出來的語言，當然也是統一的了。如果你以爲各地的方言並未統一，將來用拉丁化字母所拼出來的文字，甲地不能適用於乙地，乙地不能適用於丙地，那末這個不統一，顯然不是拉丁化國音字之過，你先應怪爲何各地有各地的方言才是。你一面說，「吾國之所以亡而後能興者，賴一統之文字，與一統之語言」；而一面却自己在那裏證明中國的語言並未統一，你簡直自己在那裏打自己的嘴吧，你覺得疼不疼？讓我來告訴你吧，拉丁化國音字，就是用拉丁字母拼國音的字，倘中國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都識了拉丁化國音字，那倒真的能統一一語言了。因爲你要注意，所拼的是「國音」，並不是方言。

第三點，你老真是返老還童，說得幼稚得可笑。你既說，「國共修好，無所用其歧視」，爲什麼又如防賊的防牠呢？你既防共產黨利用牠，作爲宣傳其學說的利器，那你爲什麼不也去利用牠，作爲宣傳你那反共學說的工具呢？倘你老一定要與共產黨有點分

重新來過，不僅重新寫過，而且重新去觀察過。如是者，不妨描寫五篇，十篇，或甚至百篇，還怕你的觀察不正確嗎？還怕你的技術不嫻熟嗎？你說，寫這許多篇數，不是空費時間嗎？朋友，我問你，你不學習寫作時，不是一樣的空費時間嗎？你想做文學家，連這點無本錢的血本，還不肯化，你還能實現你的理想嗎？你能描寫一個弄堂巡捕，而維妙維肖，你怕不能描寫其他的人物山水嗎？他的英文好，你就拚命地來追，一天記熟一個生字，一年已是三百六十五個生字，你記到像他那樣年齡時，還怕你的英語，不比他高明，不比他漂亮嗎？

你這樣的追上去，你愈長愈大，他愈長愈老，他不能真的做神仙，真的長生不老；他老了，他死了，你替代他的地位，你承襲他的聲譽，所謂「今日的青年，就是將來的主人」，就是這個意思。你試想想看，現在國內開名的學者，類多四十歲以上的人，他們死了之後，誰將做候補者呢？不是你是誰？做將來的學者，做將來的領袖，這不僅是你的權利，而且也是你的義務，你一想到這點，你還會頹廢嗎？

當然，你在掙扎的途中，不免要遇到挫折，但亦唯遇到挫折，而你能征服挫折，方是你的偉大。沒有挫折，做不成大事，天下的現成飯，誰不想吃。但當人們都想吃現成飯的時候，你却立定志向，拚命去幹，拚命去走狹路，你的一生幸福，也就此確定了。野狗被敲了一勺柄，暫時避一避，移時農夫走了，他又回頭來偷食，這是野狗的精神，也是野狗的生存大道。我們這批野青年，就需要學習這副野精神。

別，凡是共產黨的什麼什麼，你就一筆抹殺，以見你老是一個什麼正人君子，可是共產黨儘有與你相同的地方，如衣食住行等，那你又將怎樣辦呢？况且我們提倡拉丁化國音字，純粹爲了牠是掃除文盲的急救方，而不知有何其他作用，你老又何必「杞人憂天」呢？

第四點，請你老儘可放心。我們提倡拉丁化國音字的，決不來強迫你也要學習。倘你以爲這些文盲學了拉丁化國音字只會寫一些彎彎曲曲的「蟹行文」，你既不肯學牠，你和他們之間，就沒有文字往來的可能，你還是反對，那我又要請問：在他們沒有學拉丁化國音字以前，你老夫子與這些文盲結過

什麼詩社？開過什麼文會？以前既沒有與他們結過文字緣，爲什麼他們一讀拉丁化國音字，你就要苛求起來呢？其實你真要去學會牠，並沒有如你所想的那樣「曠日廢時」。而且他們既有了看書寫字的習慣，你如再去教他們讀寫「方塊字」，也必定容易得多。因爲他們的頭腦和手指，已經有了相當的訓練。

第五點，你老大概熟讀范仲淹的文章的吧，所以「先天下之憂而憂」。但對於這些「賴文房四寶以爲生計者」，你儘可不必費心。並且他們也決不會感激你，稱頌你是一個「關心民瘼」的「良相」。因爲他們非但不致於「成爲餓殍」，而且大有發財的希望。因爲他們在文盲身上向來做不到生意，所以文盲讀

了拉丁化國音字，決不會影響到他們的生計。但爲了文盲既能藉拉丁化國音字，看書寫字，他們爲求知慾所驅使，將來也許竟會要求學習中國固有的漢字，可以「數典而「記」祖。因此，文房四寶的銷路，必定大增，那些賴以爲生計的發財機會，不是就來了嗎？至於「洋」筆「洋」墨，中國早已能夠自造，只要我們果真愛國，就沒有「洋」的立足之地，儘可以給「漏卮」一個「底」。

黃老夫子——你年紀一定不小了吧！你所提出來的各點，我都已一一解答了。望你不要裝癡作聾，專門想着獨腹心思。否則，你爲拉丁化國音字「嗚呼」，我也將爲你「嗚呼」了。

## 轉灣論

呂文

做師範生，跨過會考，還得到附屬小學裏去實習，俟實習分數通過，才算是畢業。三年前，我在浙江省立杭州師範學校的附小當教生（實習學生），有一天，上完了課，跑出教室，導師俞子夷先生告訴我關於引起動機（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的階段非常勉強。他說，你應該很自然地喚起兒童的舊經驗，介紹課本的新教材。這種功夫，你須要熱練，當時我深深地記着成功的教學法，是需要轉灣的。

前幾天，我坐在學校的閱報室裏，連廣

告都看完了，於是隨便和一位同學去旁聽市政學。那位先生說道路應該多轉灣，他的理由是這樣：（一）可以防止火災的擴大；（二）使空氣流通，光線明亮；（三）可以便利交通；（四）多變化，使行人不易疲勞，且可發現新的簡短路線；（五）造橋樑時與流水垂直最經濟，所以即是直的也得預先轉灣。他的一番理由，把我素向認爲筆直大道的優點，完全推翻了。於是我開始思攷，在我的腦海中忽然成立了一條「轉灣的成功律」。我認爲無論什麼事情的成功，都需要轉灣的方法。

痛快直幹，只能迎合人類的情緒發展，決不是解決問題，或成就事業的方法。

個人生活的歷程，如所遇的轉灣愈多，則生命便格外的有意義。所謂「困心衡慮而後作」；「作始也簡，其畢也巨」；「慮患也深，操心也危，故達」，這種話都是告訴我們，生活在碰壁轉灣中奮鬥，才有意義。其實成事立業固然如此，即使小得像向朋友借錢，也得轉灣。你若老實直講，要你朋友借你若千元，除非是知己親友，這種方法是一定要失敗的。你必得從與借錢毫無關係的問題上講起，在說到借字時，你更須修飾借錢的前因後果，這樣才有幾分的把握。如轉灣的機構沒有，那恐怕常要碰釘子了。

# 我們爲什麼怕羞

(性教育漫談)

聖輔

孩子對母親說：「媽媽，我肚子餓了，我要吃飯。」母親回答說：「好！」

孩子對父親說：「爸爸，怎麼一到春天，我覺得怪難受地，有些異樣，我想討老婆了。」父親回答說：「混蛋！」

爲什麼同樣自然的問題，孩子們會得到不同的答案呢？弄到後來，我們非獨不敢問同樣的問題，甚至一聽到同樣的問題，就感覺滿面羞澀呢？

在人類歷史中，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從野蠻時代以後起，直到現在，關於一切屬於性的事項，父母所持的政策，總是緘默的和神祕的政策。每一件和性有關係的事情，都認爲是「卑劣的」，所以愈少說愈好，愈少知道愈妙，青年們尤其應該如此。這種政策，在近二十年以來，許多聰明的父母們，已漸漸感覺不行，需要加以改變了。須知這種改變，並不能提高道德，也不能保持「天真」，反之，却是許多禍患的根源，尤其在心理上，足以造成各種的病症和痛苦。

我們現在所欲研究的問題，這種關於性的 taboo (禁例)，是怎樣淵源的？

社會心理學家對於這問題的解答，沒有一致的主張，有的相信它的淵源來自宗教，

有的相信它的淵源來自道德，又有的倡導其他的理論，而我們却想用經濟的因素，來解答這問題。我們很可找出許多實例，都因爲經濟的壓迫，把從前認爲「好」的行爲，後來却硬認爲「壞」的。經濟的慾望，不時投射不祥的陰影，籠罩在人類各種常態的慾望上。

我們姑從親子關係的範圍內，尋求這原則的實例。父母需要孩子們，把他們的衣服，保持清潔；又需要孩子們，只在開飯的時候，才吃東西；又需要孩子們，絕對的服從，絕對的安靜，並絕對的尊敬長者。因此，每個孩子，都知道弄髒了衣服是壞的，隨時要吃食是壞的，喧嘩是壞的，違抗和爭辯是「壞」的，這樣，在一般的家庭中，父母都用家庭統治者的資格，根據自己的慾望，決定什麼是「好」的行爲，什麼是「壞」的行爲。

現在回到我們所要討論的本題來。在原始時代，人類倚賴父母的時期，沒有像現在所流行的那麼長。我們倘把野蠻青年的職業預備，以及他們的終身事業，和二十世紀的文明少年，作一比較，我們就可在這中間，發現極大的區別。野蠻時代的少年，當其性慾衝動變成強旺和特殊化時，已預備好自謀生活的本領。原始時代的女孩子，當她自己感覺到情愛開始的時候，已能用彎曲的棍子

數年前，尤墨君先生和我談起「歲月易

得，別來行後三年」，這二句話做得好極了。他說現在人描寫時間的過去，實在太笨，太枯澀了。現在我想，歲月既不是一件有形的東西，我們如何去得，「易得」更覺得奇怪。他又常說，「樓臺浸於月明中」，實在寫得太好了。其實在我看來，字句的美，不用否認，但也不過應用轉灣的方法罷了。於是，一般文人，往往將自己的文章轉許多灣，結果，這大部分人都看不懂，於是自鳴得意，以爲這篇文章出類拔萃，超前絕後了。去年，我做了一篇師範學校的矛盾形態，寄到教育雜誌去，不久由郵局退還了。我將這文交給章頤年先生指教，他居然說極有意義，可以寄往教育雜誌去發表。過幾天，他將十五元的領稿費收據給了我。原來該稿的作者，冒了章先生的大名，所以有此成績。商務印書館的編輯，也認不出真相了。居然德意志吞併奧地利，希特勒與奧地利爲一省，明明是武力的壓迫，尙需另定四月十日舉行公民投票，難怪美電稱，「係現代戲法之成功」。一所謂戲法，還不是轉灣麼？最近中國各地的刊物，大概可分二類，一類是說得痛快，極富刺激，非常迎合青年破碎的心理；一類便是懷舊呻吟，或對破敗山河的懷戀傷感。我認爲後者這種直接本位的努力，對於青年沒有多大意義。我們惟有公民書中所謂：「我們覺得德國的失敗，並不是二個人的愚笨，這是由於我們平時的糊塗，不奮鬥，不振作，所以才有這樣的失敗。要報仇雪恥，唯有喚起全國人心，振興知識，道德，及軍事的戰爭已經過去，今後爲一努力，道，則二十年後，即可將德國復興。雖然我們起來，則二十年後，即可將德國復興。」

# 怎樣剪取題材

楊晉豪

搜集得來的材料，不都是有用的，須把合用的剪下，無用的裁去。一篇創作，須清除一切不必要的人物，動作和事件，才能在最大的着重方法和至上的經濟手段之下，完成單純效力的目的。

材料是作品的原質，它足以決定作品爲新爲舊，爲進取，爲保守的性質；它又足以決定吸引讀者的效能，和對於讀者所生的影響。所以作者對於題材的剪取，應當注意。

一 明確性 能吸引讀者歡迎的作品，它的內容一定是很容易感動讀者，而使讀者容易發生共鳴的作用的；這就非做得使讀者容易認識作品中的事實，發生同情，獲得印象，而受其影響不可。倘若一件創作對於讀者根本引不起共鳴，那無論它的思想如何偉大，見地如何周密，也是沒有用的。所以在剪材時，很注意材料的明確和平易，凡是讀者容易理解的，是最適當的材料。

二 普遍性 創作的目的，不像歷史新聞一樣在於報告事實的真相，而在借用事實以抒發對於社會態度的情調，把它傳達讀者而使之普遍感受。所以，所選取的題材，事實要普通，有普遍性，才能寫得入情入理，躍躍如真。倘若爲了要打動讀者的好奇心，而去採用那神奇怪誕的材料，好像低級趣味的

誌怪傳奇的小說，那是成了賣關子的魔術，適足表現作者情緒的不真實，見聞的不深刻，這決不是高等的創作。

三 共通性 在讀者層中，情形非常複雜，他們因爲年齡，個性，思想和習慣等等的差異，而對於某一種事實未必個個都能認識；即使能，也因意見分歧，未必就都能表示同情。所以一篇作品中的事實，往往不能使各種人都能發生共鳴。不過，確也有許多事實是有共通性的，譬如餓了總想吃飯，冷了總想穿衣，以及母子之愛，夫婦之情，抗強扶弱的心理等等，是不分時間地域，各人都是一致的。我們在取材時，便當選擇這種有共通性的題材，儘量利用比較普遍的事實。雖然因爲讀者階層的不同，而對於一種有共通性的材料，未必都能表示同情，但要使同一階層的讀者發生同感，還得注意材料的共通性。

四 時代性 陳舊的材料，譬如封建時代下的才子佳人的風流史以及劍俠武臣的忠君史等，是很少可能灌進近代的意識而構成新時代的作品的。但這也不是一概而論，如果過去的材料確能影射現代的事實的，也未嘗不可以引用。不過，我們在選材時，總須注意到現在社會的特徵，從這些特徵來表現他

掘起草根，熟製動物的皮，並背負一個兒童。他們很可在十四或十五歲的時候，男婚女嫁，毫無牽累，並且生出了兒童，也能夠負起經濟的責任，不必倚賴社會的統治者，家庭的父母和長者，擔負責任，因而這班統治者，就不必抑制族中青年的婚配，亦唯如此，所以當時性的活動，並不是「壞」的，亦不必有宗教，政治，風俗之類，加以制裁。

可是現在和不久以前的青年們，他們的經濟能力，和原始時代的男女青年，大不相同，他們在十四歲或十五歲的時候，決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供養一個家庭。自從我們出了野蠻時代後，男女兒童，在他們的初期十數歲時，已有許多時代，不被人們認爲負擔經濟全責的家庭建立人了。

但是，不幸得很，我們的性慾本能，沒有什麼改變，牠那發育的速率和時期，也和從前一樣，沒有變更。我們的原始性質，經過了許多發明和發現的各時代，依然保持原來的面目。諸如靴鞋，帽子，茶壺，桌椅，冰箱，火爐，房屋，都先後發明了，現在更發明了留聲機，汽車，無線電等新奇東西。這些發明和發現的結果，致使初期所發明的東西，例如鞋，帽，房屋之類，都已變成絕對的經濟必需品；一個家庭，在現代的城市中，倘不能將鞋，帽，房屋和其他至少五六百件需錢購買的大小東西，供給其各分子，就不能認爲完全的家庭。隔不數時，新近發

人所沒有深刻認識和感覺的社會狀態才好。一個前進的作家，還要借着這些材料提示着今後努力的途徑呢。

同時，選材時還當注意大衆的趨向，適合世界的潮流，才能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但這並不就允許作者去迎合大衆的卑劣心理和低級趣味，這是墮落。這只是說，所選的材料要與大衆有密切的關係，而在表現時，卻要奮發大衆的高尚性情，提高大衆進取的意志，這樣寫來才能成爲一篇成功的創作。

五 寄托情調 創作中的事實，其實無非是一種襯托情調的背景。文藝不是新聞，也不是歷史，它的任務不在報告事實，也不在記載陳跡。文藝的目的是在傳達情緒，在事實的描寫之中帶着宣傳和煽動——或感化的作用；它是要使讀者知道了某種樣的事實之後，就發生某種樣的感想和意見，從他們內心的深處，燃燒起熱烈的情緒來——感動力強大的，還能決定讀者的行動。這種對於讀者意志的感化，思想的潛移，和熱情的煽動，都要靠創作中所蘊含着的情緒。所以作者在取材時，應該特別注意於寄托在其中的情調。爲要把情調寄托得自然動人，就得活用事實，使能普遍地適合於讀者的胃口。

六 利用宿感 文藝作品的感動力，是爲了它含有熱情。沒有感情的冷冰冰的東西，無論它思想見地如何，讀者總是覺得枯燥乏味的。所以在選材時，要考察這題材中是否含有自己的熱情。凡是本身親歷過的或見聞

到的事情，往往存着自己的感情和意見。我們把這些事情中所認爲最成問題的，反復回想，思索着，使成爲宿感的拿來使用，那就因爲其中含着充分的熱情，而更容易感動讀者了。但對於這種宿感，也應該考察它是否有共通性，是否違反時代潮流；如果是偏狹的，或已不適用於現時代的，那就寧可撤去不用，再來考查其他的宿感。

七 客觀考察 題材選定後，還得憑着客觀考察一番。因爲作者難免有偏見，而且一時的熱情衝動，難免盲從。有許多事情，在自己雖感到濃厚的味，可是在他人看來也許是肉麻難堪的，像這樣的材料，就不會得到大衆的歡迎。創作果不應投合讀者的庸俗的心理，但對於題材加以客觀的考察以後，總可得到不少的提示和反省。

八 已成事實 初習創作的人，對於虛構事實還沒有經驗，那末爲免得弄巧成拙，就可以先學自然主義的作法，從已成事實中去選取題材。因爲已成的事實，它已經原原本本地烙着一個模型，照樣寫來，可以不至於有多大錯誤。當然，這是不能滿足的，已成事實能合於理想條件的實在有限，至少還要利用自己的想像來加以補充。不過，初習創作的人，爲了方便起見，不妨先如此着手，然後再慢慢地把題材的範圍擴大開去。

九 力求單純 題材要單純，對於讀者的刺激性才大。現代的文藝創作，有漸趨單純

明的東西，例如汽車，疾病的預防注射，醫藥的治療，留聲機無線電話的設備，也將很快地變爲必需品，而且有許多，確已變爲必需品了。每一件東西，每一種事務，都需要錢。生活的標準，一天一天地上升，男女兒童能夠有力應付這種標準的年齡，也越來越長。生物學家不能隨着生活程度的提高，把男女兒童的青春發期可和婚期，加以延遲。他們在身體的發展方面，已能生育子女，但在經濟方面，不能供給子女，既不能自己供給子女，就需仰賴父母，供給孫子女，因而做父母的大受其累了。

做父母的，自然不願子女早育子女，增加一己的負擔，無已，只得抑制少年人的性慾動機（如果可能的話），直到他能負擔因性慾活動而惹起的經濟責任。父母或年長者，既需要年青的人，抑制其性慾衝動，於是性慾衝動，自然而然地，變成「壞」的和可羞的事了；有敢違反年長者的意志，擅自抗衛經濟情形所規定的風俗的子女，變「壞」的和「有損門面」的子女了。

在性的「羞澀」的心理中，自然還有他種壓力和動機，蘊藏在內，蓋無可疑，僅以一種事實，作爲解釋，自然易於太把這樣一個問題簡單化了。然而經濟的動機，在這種「羞澀」心理的造成中，具有重要地位，乃是兩可能的事。



化的趨勢，就是爲了這個道理。戲劇偏於獨幕劇，小說偏於中篇，短篇，散文偏於小品，隨筆，都把時間縮短，地方縮小，人物減少，而着重於部份的描寫。單純的題材，簡切明瞭，容易使得讀者的注意力集中而得到深刻的印象。倘若題材繁複，把許多事情混在一起，就易致情調雜亂而不尖銳，足以減少動人的色彩。所以作者在剪取題材時，凡是不必要的部份，無論是頭尾中段，都該盡量刪削，使保留着的題材愈單純愈好。

十、暴露作用 在已成事實中剪定了題材後，更須拂去浮在那事件表面上的一切偶然的東西，從「事物的本質」上除去覆布，而解明那現實的動合法則的狀態。就是，我們要憑着運動和發展的觀點，去認識客觀的現實，捕捉客觀的現實；把所選取的創作的題材，澈底地，無容情地剝去其所有的假面，而表現出最清明的生活的各種情景；就是我們所選題材的表現，必須是客觀現實的暴露。譬如帝國主義壓迫弱小民族的暴行，官僚軍閥蹂躪民衆的黑暗，把他們的所謂宣揚文明和禮義廉恥等假面具揭開而赤裸裸地表現出來，這便是一種暴露的作用。更進一步，再深刻地認識社會發展的過程，及推動這發展的各種基本動力，而把握住從舊情況中所蛻化出來的新形態，從今日的事實下所演進的明日的狀況，以及新的事實對於舊的事實的克服；把從這種認識而引起的想像構

成題材，而寫入創作中，就更能有積極的表現。

總之，題材是創作的軀幹，要是題材不好，那末無論寫得怎樣細膩華美，至多是等於麻子臉上塗滿粉，惡狗身上着衣服，細究它的內容，總是管得醜陋的。

## 世界知識

陳保和

爲求創作之能深入大衆，感動讀者，那末題材時應得注意題材的明確，普通，有共通性和時代性；並須灌注情調，養成宿感，在剪定後再予以客觀考察。初學者可以利用已成事實。最後要力求它單純，且有暴露作用。

**鐵衛團** (Iron Guard) 是羅馬尼亞國內的法西斯組織。於一九三〇年由考特里勞 (Cornelius Codreanu) 創立。一九三三年，

羅總理杜嘉欲解散該團，未成，反被刺殞命。事後，政府乃將該團查禁。然未幾考又組織新黨，「一切爲祖國黨」，採取國社主義之主張，與德國密切勾結，攻擊國王加洛爾

甚烈。一九三八年二月底，潛往羅京，秘密進行奪取政權之陰謀。德併奧後，考亦密圖起事，訓令黨員準備長驅入京，驟施政變，擬自居獨裁者，而請德國派軍入境以維持治安。此圖卒被政府於四月十八日破獲，將考及其黨徒二百人逮捕，而致失敗。

**勝利的德意志民族復活節** (Victorious German Easter) 是德政時對於一九三八年

四月中旬對於耶穌復活節之改稱。名義上是國社黨爲除去此項節自之基督教意義，而代以異教性質；實則是德併奧後，擬進而實現其「第三帝國」，而對於德意志民族的一種心

理上的煽動。此後，復活節在德國便變成了迎春日；是日，德國各處頗多恢復紀元前之古禮，於復活節前夕燃燒火炬，以示「黑暗消滅，與光明誕生」；並恢復密藏彩色蛋之習俗，各省畫師多在蛋殼上描繪花草或太陽，象徵大自然之神祕，與「統一德意志各部社會之一種力量」。

**希特勒學校** (Hitler School) 是德國培植希特勒的所謂「第三帝國」領袖的機關。教師都由國社黨青年團中選拔任職，其教學方法則多抄蘇聯，惟其目的不在培植社會主義的建設人成，而在培植法西斯蒂的侵略人才。

**反共公約** (Anti-Comintern Pact) 是侵略陣線強固聯合之表露，法西斯蒂國家勾結掠取弱小民族的掩護。先於一九三六年底德日訂立反共協定，隨後意大利於翌年九月加入，存立德意日反共公約，標榜反共產國際之活動，而進行殖民地之重配和國際均勢之破壞。

# 從南京說起——在漢口

阿雪

從蕪湖到漢口正如從深山走到鬧市。假

如說蕪湖是死的城市，那麼漢口正是一個活的都會，雖然他的活氣中還帶着三分死滯的情調。

都會的一個特徵就是緊張。在都會裏，什麼都講究快。走路講跑，吃東西祇是吞，做生意就注重在搶機會。因為眼睛祇要一霎，老母雞就會變成鴨子。你手脚祇須略為鬆一下，那麼對你不起，好東西早已落入旁人的荷包裏去了。

可是在漢口，我們却領略不到這種緊張的情調。街上固然滿是人，但是十有九是在蹣跚着方步。早上去見人，雖然不至於十扣柴扉九不開，却也總以嘗閉門羹的時候為多。找人談交易總得在十一點鐘以後，因為當地的辦公時間雖說是開始於九時，但是大經理們是非到吃午飯的時候不出門的。所以拿緊張的程度作為一種量表來測度漢口，那牠是夠不上稱為一個都會的。

但是拿都會的另一個特徵，夜生活的興盛，來測度漢口，那他正不失為一個大都會。一到夜晚，大家都往外溜。祇要是飯館子，不管他是大還是小，無不擠得滿滿的。別處來的人也許要疑心漢口人的家裏是沒有廚房的。否則那裏會有這麼多的人上館子去

吃飯。

單祇吃吃飯，似乎也太單調了，得找些旁的刺激來調和一下。知趣而又湊趣的飯館子就添雇了許多女招待來伺候一般顧客。在光華燦爛的明燈下，紅的酒映着紅的嘴唇，飄飄然，且喝一鍾再說。如你以為這還不夠

麻醉你的心神，那麼在過去不遠還有一個法國租界，這裏面應有盡有，儘足容你勾留。在你喝夠了酒覺得有些搖搖然的時候，你可以到那邊去找到你的樂園。旅館裏面不少的

是女人；有當地的神女，也有從南京下來的歌女。從前的後庭花在江南唱，現在却搬到了大江以北。歌聲脂痕，旨酒芳餚，這一切模糊了每一個人的眼睛，塞住了每一個人的嘴吧，麻酔了每一個人的心。再加了雲土川膏，氤氳氳氳，和成一團濃得化不開的瘴煙，把大家包在裏面。時間也跟着縮得祇有現

在的一段。沒有過去，因為過去是早已模糊的了，有了酒和女人，誰還記得那些討厭的砲聲藥味。也沒有未來，因為現在的享樂使得人們拒絕了未來的瞻望。今日有酒今日醉，誰還肯想到不安定的明天。就在這祇有現

在這樣一個環境裏，你要說我們是在打仗，是在作生死存亡的奮鬥，就是你把聖經拿在手裏，也是沒有人肯相信你的。然而這祇是漢口的一面，翻過來還另有一副畫象呢。

火車輪船將成千成萬的人搬到漢口來。這一班人多半是已經沒有家的了。砲火毀滅了他們的一切，挾着僅賸的一些財物，逃來了這新長安，想落一落脚，再做起人家來。可是這新長安的居實在是大不易而又大不易。有親戚的還好，這一榻之地縱然艱難，總還有法子可想。至於六親無靠的人那可真有些糟了。住旅館罷，所有的房間早就給捷足者佔了去。自己租房子也是一個辦法。往安全方面着想，法國租界似乎靠得住一些。好的，就住那邊去找。房子固然是有的，一間兩間，小得像鴿子籠，髒得像垃圾窠，做毛廁似乎還有欠高明。可是一間租金，胆小的人準得嚇上一大跳。每月二百番，先付六個月。太貴！請向旁處去罷。天下若然有難看的面孔，漢口的二房東們總夠得上算一份了。我看見有許多二房東的家裏都供着財神菩薩。我以為他們應該在騎黑虎的趙老夫子旁邊添供上一位雄冠佩劍的馬斯君，因為沒有此公，這兩百番的房金又何從而來。

我呢，總算承朋友們幫忙，有一間東倒西歪的房子住住。是住在破房子裏的第三天就聽到了空襲

的警報。同住的人都趕着往外跑。問他們到那裏去，他們也說不出什麼安全的躲避處所來。街上擠滿了人，嘈雜一團。可是事情一過之後，大家就又恢復了平常的態度，忙着喝酒，胡鬧，什麼都忘記了。安的時候不思

危，一到危的時候就慌做一團，過後却又淡然置之。既不肯未雨綢繆，又不肯亡羊補牢。這又是祇顧現在的一種表見。

也變成了一個陳叔寶。在我生活裏，最無聊的一段時光就要算在漢口的這幾十天功夫了。往事不堪重提說，回想起見，我還憎恨漢口。

## 何氏兄弟

(明季江陰義民別傳)

明 綠

自從閩典史派定何常執掌「大明中興」的大旗，何泰吹着全軍進退所繫的號頭以來，他們兄弟倆都謹守着他們的職守，爲衝鋒營增加了不少生氣。他們本來是店員，覺得被派着這些職位，很有光輝，所以都肯份外地努力。

自毅，爲了他們的爭先恐後地自殺，所以免不了擾攘，就此免不了混亂。他們一混亂，戰士的心便不免爲之搖動，心一搖動，旗號便對他們失去了效用，他們不免自由行動起來。而且他們一混亂，城上的清兵便增加了勇氣，認定這是他們進攻的機會，就從城上衝殺下來。

前，他們捲着旗，懷着號，走到了文廟的明倫堂，將這兩件東西藏入了明倫堂三字的大匾裏。他們出文廟向西，在一條由西橫街通到中街的小街裏，停了下來。這條小街，很爲隱僻，平常是不大有人走過的。牠裏面有一個曲折，不熟悉的人往往走了進去要找不到出處，只好原路而回。他們是認識這地方的，所以他們便在這個曲折之處的兩面對立着，擎着槍，準備着。

江陰城在祥符寺後面被攻破時，他們倆尤其顯出了他們的威力。他們明知道城已破了，清兵已上城了，他們却始終不退。何常的大旗依然把握在他的手裏，迎風招展着，何泰的號頭，依然含在他的嘴裏，不息地吹奏着。江陰人有了耳目，便能鎮靜地列着隊伍，在城下向城上的清兵對峙，使清兵不敢輕於下來，只好握了刀看着下面。

江陰人的抵抗當然是很激烈的，因爲人人都知道，這是最後的一刻，過了這一刻，責任便可以盡完，過着一勞永逸的日子。所以他們並不逃，只是拚殺着。他們的人數已少，而清兵的衝進來，更加如潮湧一般，因此他們被衝散了，更加只好各自爲戰。

城中各處都是火焰，都是呼號之聲。這裏雖是隱僻些，空氣中也是佈滿了不安與混亂。街中的人家，門都緊閉着，不曉得裏面有沒有人。可是不消幾刻光陰，近西橫街的街口，便也發生了確實的騷擾。

不過兩方面的對峙，經過了半天之久，終於停止了。因爲城中能夠上城的人，固然早已聽着號令，以旗號爲耳目，可以知所適從，準備抗敵而死，而不能上城的老弱婦孺，到了傍晚，却見末日已到，怕爲清兵所辱，就爭先恐後找尋着自殺之路。爲了他們要

這時，暮色倉皇，呼喊四起，旗號的確失却了牠們的效用。何常和何泰，就實行了他們預先所商量停當的計劃。

他們聽得了喊殺之聲，何泰很有耐不住，要想衝出去，幫殺一陣，何常說，各盡其力，他們還是留在這裏的好。

所以只大胆地向前走着，找着他可以放縱一下的機會。

這個清兵剛剛走到他們的面前，何常就挺着手中的槍，向他的腰間直刺進去。一則他沒有防備，二則何常用力很大，槍尖直入他的腹中，他立刻就倒了下去，將手裏的刀拋得很遠。他一聲都叫不出，就此躺在地上，不能動彈。

何泰看見這個情形，就竄出來將這個屍體拖了進去。他身後本來也是一個斷頭小街，所以便將這個屍首拖到裏面去藏了起來。

「記着，一個了，」何常等何泰重新站好他的位置後說。

「一個了，」何泰也說。

不久，第二個清兵也是那樣的走進來，也是那樣的遭到了結果。

「二個了。」

「二個了。」

他們彼此這樣計算着。

沒有多少時光，他們一連結果了五個清兵。何常說，「你看，這買賣不差罷。要是我們出去和他們混打，恐怕不會有這個進益呢。」

何泰到了此刻，很佩服他哥哥的見識，所以只一心和他的哥哥在這裏守着，再不作出外硬拚的想頭。然而轉眼之間，何泰的心又激動起來了，血又沸騰起來了，他一定要衝出去。

在他們左近沒有多少遠的一個人家，有年輕女子哭喊着的聲音。因為他們站在街中的曲折處，所以看不清楚是那一家。

「這還了得，他們是在欺侮我們的姊妹了！」何泰一橫手中的刀，便要趕往前去。

「不要去，」何常還是阻止着。「我們的姊妹決不肯受他們的侮辱，並且也一定會用她們的血，來彌餘一切的羞恥，所以你可以放心，不必為她們着急。」

「也許我們出去了，她可以保全。」何泰還是躍躍欲動。

「那裏還能保全！」何常慨然地說。「第一，我們不知道鞭子來有幾個人，我們並沒下能夠保全她的把握。第二，即使我們這下不能始終保全她，我們留在這裏幹我們的事，實在最為合算。」

「聽着她死，於心何忍呢！」何泰悽然地說時，外面的哭喊聲果然沒有了。

「到了那個時候，誰又不是死！」何常說。「誰也不用救誰，只看誰死得更有意義，更有價值罷了。一時的不能忍，非但於人無益，而於我們自己所認為最好的戰鬥方略，還有害。我們一定要牢守我們的防地，不要輕易移動。我們不去救誰，我們也不希望誰來救我們。」

「對，我們不希望誰來救我們，別人總也同我們一樣心理的，我們就不必管着別人罷。」何泰終於表示了充份的同意。

他們的話沒有說完，一個年輕的清兵走近他們的地方了。他衣衫不整，步履踉蹌，似乎方才和人掙扎了一會，氣還沒有透過來。何常照樣將他戳倒在地，何泰也照樣一躍而前，將他拖了進去。可是何泰這次却不就此將他一丟而罷手，却掄起刀來，將他的頭砍了下來。

「狗賊，你方才威風呢！」何泰罵了這一句。

接着，他們二人又忙了一會，將他們的贏利增加到了十三個。

「我們已經賺了不少了，」何常說。

「要是這樣幹他幾天，怕不一本萬利，」何泰得意地說。「只是我的「帳房」裏，放不下這許多了。」

他們低低的談話聲，又給右旁一個人家更近的說話聲所打斷了：

「拿銀子來，饒你們不死！」清兵的吆喝。

「沒有，」一個老婦人的答話。

「沒有就要你的命！」

「我們只有老命兩條，要否聽便，」一個老男人再答着。

「要你們的命！」一陣有所動作的聲音之後，就又進入了寂靜，而那個人家的後門，就是隨着這條小街的後門，忽然開了出來，一個清兵背着一個包裹，跨到了街裏。

何泰一見，又恨不得跳上前去，將他一刀砍死。但是他記得何常的話，所以還是竭力忍耐了下來，只暗暗地祝告着，這個清兵會向街裏走來。

這也可以說是天從人願罷，那個清兵立在街中向兩頭看了一下，果然背了包裹走進裏面來了，何泰一見，大為欣喜。在何常攔倒他之後，何泰拖他進了「帳房」，便又將他的頭砍了下來，並且將他的頭塞進了他所背的包裹裏，說：「你愛財物，就在這裏面好好地看守着罷。」

此後他們又收拾了一個。

「幾個了？」何常問。

「十五個了，」何泰說。

「天還沒有黑呢。」

「要是天黑了還要省力些罷。」

他們覺得既是滿足，又有希望，便這樣說了一會。

「呀」，最後，何常望着街口輕輕地對何泰說，「第十六個來了。」

他們對於這第十六個，當然如法泡製，先由何常將他攔倒。可是正當何泰在將他拖進去時，街口又走進了一個清兵。他遠遠地看見前面有人被殺，便知道事情不妙，他的同伴遭到了意外。他就不再走進來，立刻回身出去，在大街上邀到了十幾個同伴，一同衝進這小街來。

「哥哥，十六個了，」何泰報告着說，

「可惜這樣好的買賣，不能再做下去了。」

「結帳以前，我們還得好好地交易一番，」何常望着那些衝進來的清兵對何泰說。「上屋罷，」他又吩咐着何泰說。

他們在清兵還沒有衝到他們的面前時，就各自踏着身旁的短牆，上了屋。清兵看見他們上屋，便加緊地追了進來。

「你們幹得好事，還不快快下來受死！」清兵在街中向他們呼喝着。

他們不說什麼，只各自揭起了瓦，向下面盡刀打去，一時十多個人都着了幾下，個個鼻青眼腫起來。

「總算找進了一些零數，」何泰在屋上笑着對他的哥哥說。

「他媽的，死在眼前，還要礙人！」底下有人罵着。

「大家都上去！」底下又有人這樣發着號令。

他們候在他們屋面上，將首先從那些短牆上上來的清兵攔下了兩個。可是清兵並不在這兩處上屋，他們同時又分在其他沒有抵抗的地方上了屋，四面向他們圍攻攔來。他們只能顧得一處，雖然盡力防禦，終於立刻陷入了包圍。

「乖乖，貨色倒很多，」何泰又說，「可惜本錢不足些。」

他們在屋面上奔來奔去，和清兵打了些時，看看實在不能抵敵，就先後又跳下來，

跳到了小街裏。可是他們在屋面上的交戰，已經哄動了其他的清兵，那時已將這小街的兩端堵截住了，他們已經完全沒有了退路。「哥哥，」何泰說，這時他們已經立到了一處，「現在只好結帳了。」

「結帳了，」何常應和着，「我們總是賺的。上！再能賺幾個，就格外值得了！」

他們真成了困獸。「困獸猶鬥」，就是他們的寫照。不過他們不是狐兔，不是犬馬，他們是虎豹，是獅象。他們英勇地鬥着，大有「一人拚命，萬夫莫敵」的氣概。他們各人對付着小街的一頭，給他們攔翻了好幾個，雖然他們自己也在增加着創傷。

然而「雙拳難敵四手，四手難敵人多」，他們的失敗到底是逃不了的事實。屋面上的清兵也都下來之後，他們終於爲了時間過久，乏力支持，被清兵打倒在地，捉了起來。

「哈哈！哥哥，」何...大聲笑着說，「週轉不靈了。」

清兵沒有就殺他們，將他們解到了三皇廟的營裏。那裏的主將一知道他們的經過，倒很愛惜他們，便對他們說，「你們也總算是好漢子，現在就投降了我們罷。」

「放你媽的臭屁！」何泰破口大罵，不過他面上是帶着笑容的。「哥哥，」他又對何常說，「我們關店罷！」

何泰說了這話，就用肩頭向那主將撞去，何常也接踵而起，一般地撞去。

「拉出去，」主將不得不這樣吩咐。他們在三皇廟場上，流出了他們的最後一滴血。

...

# 青年音樂家

黃立鈞

「梵啞林的聲音，我們聽得膩了，音樂家呵！快給我們擊一回鼓罷！」一羣聽衆圍着音樂家這樣地要求着，他們正在渴望着這東方的音樂。但音樂家似乎不曾聽見，他繼續拉着他的梵啞林，聽衆的熱淚，一陣陣地隨着梵啞林的聲音向下墮。這種淒婉的調子，正像一幅灰色的畫面，或一幕動人的悲劇，只會賺人們的眼淚。

「我們不是懦夫，莫再使我們的精神萎靡了呵！親愛的音樂家！我們不能再耐心聽這樣淒婉的音樂了，快給我們擊一回鼓罷！」聽衆又重新要求着。

音樂家依舊不曾聽見他們的話，他繼續拉着他的梵啞林，他似乎不把絃兒拉斷，總不肯停止他的節奏。

聽衆的眼淚，愈流愈多了，他們深深地詛咒着：

「是怎樣自私自利的一個音樂家呵！」

「他忘却了他的使命了！」

音樂家還是不曾聽見他們的話，他只從嗚咽的節奏裏，流傳出他一己的悲哀來。這裏面有他的失戀的故事，他對於灰色牢獄的憎惡和出世的玄想。這些於聽衆，除却鼓勵他們脆弱的心絃以外，是什麼都沒有關係的。但在他心中，他却覺得這是不可不說的。

「別再拉了！我們的心差不多要狂了，親愛的少年音樂家，快給我們擊一回鼓罷！」聽衆的聲音漸漸地高起來了。

這回，音樂家猛然從他的沉思之城醒來了，他覺得淒婉的音樂，縱然會陶醉人，却不是現在一般聽衆所需要的了。他從最高的座上張開眼來。梵啞林的聲音頓時停止了，他從座上立將起來。

「我們的音樂家起來了，我們親愛的少年音樂家起來了。快給我們擊一回鼓罷！千萬不要使我們失望呵！」聽衆中——小孩們張開着他們爛漫的雙手，窈窕的少女們，漸漸地露出海棠似的微笑。老年的婦人們，開始拭乾伊們眼眶中的熱淚。一般情緒紛亂的成人們，收束了他們多方的幻想。他們一齊這樣嚷着。

音樂家興奮起來了。他覺得以前是一隻穀粒的小羔羊，現在却是一隻醒着的雄獅了。他深深地懊悔着以前不該以一己的呼聲來博求他人的同情。他把衣服整了一整，立刻提起鼓槌來。這時，梵啞林的聲音是不見了，沉沉的暮氣，也隨着那停歇了的樂聲而銷沉。

聽衆的歡呼，引起了音樂家滿懷的愉快，他這時覺得像一條魚在輕漾的綠波中游盪

，又像一匹馬在廣大的寬場中馳騁。他開始舉起鼓槌，來奏那豪壯奔放的東方音樂。鼓聲起了。聽衆熱烈的胸懷，也自然地跳動起來。他們忘却了一切撩亂人的悲哀，煩惱，只是熱血漸漸地沸騰了。

鼓聲漸漸地高起來了。音樂家隨着這慷慨激昂的節奏，同時唱出高越的歌詞來：

心靈裏的燈火，於今復明。  
心獄中的鐘聲，於今復震。  
我不堪更把我豪邁的骸骨，  
飄泊在春花秋月裏。  
我不堪更把我生命的序程，  
在呻吟歎息中銷盡。  
我欲奮力前進，前進，  
直到那希望之塔的絕頂。

心靈的燈火，像閃電般地耀明。  
心獄中的鐘聲，像夏雷般地震驚。  
心房的烈焰，像夏雷般地震驚。  
像山頭曉日般地，瀉流，射攢。  
我欲一唱驚破人世的甜夢，  
我欲一歌激起壯士的雄心。  
就是把心房炸裂了，  
也勝過在那，  
赤血流裏掙扎，  
白骨堆裏呻吟。

聽衆聽到這樣的歌聲，他們興奮到極頂。他們心靈的燈火，也像閃電般地耀明。他們心獄的鐘聲，也像夏雷般地震驚。他們心房的烈焰，也像山頭曉日般地瀉流，射攢。他們從這鼓聲裏，得到他們所渴望不到的慰安。他們從這歌聲裏，找到了他們失去已久的靈魂。

「祝福那青年音樂家！」他們齊聲說。從羣衆的呼聲裏，音樂家得到了最後的勝利。

# 古人訪問錄

邱鏡吾

藝居孤島，故我依然，况復多病，云何自遣？於是不得不向故紙堆中討生活。古人往矣，是何因緣，居然接席，不但偉大的神聖的彪炳百代的事業，值得欽敬，便是一言一行之微，姑無論其爲詳爲略，也得使人深思嚮往，以求瞭解。時代的要求，人生的出路，至重且要，所恨短期的現在，吾尙不能舉酒屬客，痛快的討論，抒此一隅之見，何況這一批話料，漫無限制，並不是單方面或幾個門類，編排一部劇本一般，也不僅捧幾個鼎鼎大名的出來湊數。思想環境，人各不同，那要求的出路，當然不能一致，因此想到借重這一枝筆做個引子，雖然吾不配担負多方面的評價，只是勉力的把真實的具體的古人往事，用簡樸的明白的筆調，儘量摘記，自問尙屬可能；至於次序上的不能做到若何整齊，那只好留待將來，重行編配了。

## 一 古之君子魯仲連

一半兒天工，一半兒人事，

何處可瓦全？何處可玉碎？

莫道不得已，捨生而取義！

功成不受賞，氣節昭天地！

魯仲連，戰國時齊人，學識充盈，是大辯才，終身沒有做過官，他以爲爲人排患釋難解紛，需要酬報，好似經商的求謀利益一般，最要不得，又以爲與其富貴而受人限制或拘束，倒不如貧賤的逍遙自在。臨難時毫無顧忌，成功後談笑而去，是自由法，是平等義，古之君子，沒見到第二個。

戰國時代，強國的侵略弱國，本來不當一回事，什麼是信義，什麼是和平，只要國內有人，在政治上兵備上辦得頭頭是道，外

交方面，也得着着佔優勢；否則便須結城下之盟。從春秋時代，已經造成了這個局面。可是，每一個國家，都能遷延着若干年月。苦只苦了老百姓們，不上前線，須在後方担任供應，至於淪入戰區的，也得流離奔走，雖然那武器，沒有現時代的厲害，所受損失，當然同樣的不可收拾，總而言之，是爲國犧牲。

閒言少敘，且聽我說出魯仲連出場的兩件事來：

趙孝成王時，秦王使武安君白起破趙，長平戰後，趙喪四十餘萬人，趙京邯鄲，就受包圍了。趙王使平原君向各個聯盟國求救，平原君和門客二十人先到楚國，這二十門客中，有一個毛遂，因爲平原君選人不足數，自己舉薦自己的。到了楚國，平原君和楚王討論聯盟的優點，從早到午，不得解決，

於是毛遂越席發言，楚王雖然發怒，因爲毛遂的辯論動聽，就派春申君將兵救趙，接着魏王也派大將晉鄙將十萬兵救趙，可以說救兵大至，趙必不亡。那知秦王也派人向魏王說：「趙京快要破了，誰若來救，破了趙京，便先打誰。」因此，魏王又派人阻止晉鄙，那春申君帶領的楚兵，也觀望不前了。一面魏王再派一個叫做新垣衍的到趙，教趙王大家尊稱秦王爲帝，使得秦王歡喜，罷兵歸去算是救亡長策。趙王問平原君，平原君猶豫不決。恰巧這時候魯仲連也在趙京，聽到有這個帝秦的消息，急忙去阻止平原君，和新垣衍相見，痛論帝秦就是自己承認做奴隸的害處，新垣衍雖然長於詞令，到此也不得不佩服魯仲連先生。

本來，秦王聽到了帝秦的消息，很是歡喜，下令暫停攻城，不料又聽到魯仲連先生的主張，決不屈服，一面平原君又聽了魯仲連先生的設計，多募勇士，不定期的出城偷打秦營，直做到秦王不得不退兵五十里。後來魏國的信陵君公子無忌，因爲平原君的接二連三的催促，設法帶了晉鄙的兵來救趙，把秦兵打走。平原君要酬謝魯仲連先生，魯仲連先生吃了慶功宴，沒有受什麼土地金帛，告辭歸去。

其後二十多年，燕將攻下聊城，有人向燕王說了壞話，燕將不敢歸去。這時齊國的田單，便帶兵攻打，經過了一年多，雖

然城中死傷枕藉，可是還不能破，於是魯仲連先生便寫封信給燕將，爲燕將設法，歸燕和降齊兩條路，都有充分的理由和益處，並

且引證管仲和曹沫的故事，說那不計小節，不惡小恥，才成不世之功。燕將接到了魯仲連先生的信，吞聲飲泣了三日，想歸燕既不是不受而去。

便，降齊又不可，便自殺了。田單既得聊城，也要酬謝魯仲連先生，魯仲連先生依舊

## 紫硯石的賠償

(我的學校教育之七)

胡山源

那一天，我在陸同學的桌子上，看見了一隻白銅的小墨盒，我覺得很有趣，便取在手裏玩玩。並且因爲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墨盒，所以就開牠出來看看。誰知那蓋頭很緊，竟開不出。我看見他的桌子上正有一把小刀，我就將小刀來撬了開來。一看也沒有什麼稀奇，並且裏面蘸墨的絲綿，已經乾得和枯草一般了，早已沒有用。我又將牠蓋好。放在桌子上。

「嚇，給你弄壞了！」陸同學忽然嚴重地說。

「瞎說，壞在那裏！」我不承認，一面將墨盒交給他看。

「這還不是你用刀挖出來的洞麼？」他一手就指着墨盒一端一個還沒有芝麻大的砂眼給我看。「賠，賠，賠！」他又說，「這本來不是我的，你弄壞了叫我怎樣去還給人家呢！」

「根本沒有壞，叫我賠些什麼來，」我再分辯着。

可是無論我怎樣說，完全沒有用，他竟一口咬定，那個小洞是我用小刀挖破的。

「你不肯賠，你只問鴻元肯答應否？」關了一會，他自己這樣轉蓬說。

「自然要你賠。」鴻元到此刻就正式加入了我們的爭吵。「你不賠我的墨盒，我也不賠你的硯臺，大家扯直！」

「好，好，原來你們串通了來陷害我的！」我說了這話，耐不住，就傷心地哭了起來。

當然鴻元本來也沒有答應過賠我的硯臺，但我，以爲其他的人，都還覺得他是有應賠的義務的，我的硯臺的破碎，以及不能賠到，都不是我的過失；現在，他們居然說我弄壞了他的墨盒，居然也要我賠，居然又說，假使我不賠，他就不賠，一切的一切，都給我自己弄糟了。以前也許還有人諒解我，同情我，現在還有誰呢？誰不要怪我自不小心，來上他們的當呢？我這個虧是吃定了，我的冤是無處可以伸的了，我氣得說不出話來，只好以一哭了之。

其他的同學，連小叔叔和姓尹的在內，看到了這種情形，仍是覺得無能爲力，所以都不出來爲我說一句話。

「你如果賠不起這墨盒，」陸同學看我哭了一會，反而笑嘻嘻地對我說，「那末我來對鴻元說，就將這個你弄壞的墨盒給你，算爲你的硯臺的賠償，你說怎樣？」

「我又沒有弄壞牠，我不要，我要我的硯臺，」我哭着說。

「你不要也沒有用。」陸同學還是笑。「你不要，就一定要你賠！」鴻元在旁故作強硬的論調。

「我說你還是拿了你的罷，」陸同學似乎出於好意的勸導我，「總比沒有什麼好些。」他說着，就將那墨盒送到了我的桌子上。

那時我正忙着哭，沒有就將牠送過去，等到我哭好將牠送還陸同學時，他和鴻元却一致的說，「不能還的了！不能還的了！你已經受下了！」他們又將牠送給了我。

我幾次的送還他們，他們幾次的送給我。他們存心和我糾纏。他們中一個人我已經對付不了，怎樣能夠對付他們的聯合行動呢？因此我送還他們的時間，一次便比一次遲，先是幾小時我纔送還一次，後是幾天我纔送還一次。我恨極他們，但也怕極他們。最



## 陶文二篇合講(二)

趙宗預

五柳先生傳 五柳先生，是精神享樂的理想人物，完全是烏有先生無是公；開首兩句：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

既不以地傳，也不以姓名傳，原來名這樣東西，無大價值，楊朱說名是爲富爲貴，如今不爲富貴，要它何用？所以下文有：

「閑靜少言，不慕榮利。」

榮利就是富貴的別名。可是人不祇一個，這人那人，要有個分別，分別要有個記號，「五柳」二字就是。但是淵明愛松菊，歸去來辭中有「松菊猶存」的話，何以這裏又用柳呢？柳枝軟弱，與松菊不相類。

「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

這兩句文字，究竟如何講法？宅邊應該種五松，應該叫做五松先生，才足以表示他的人格。實則種柳名柳，正見陶氏的人生觀，是遁世，而不是出世，他願意置身庸俗人中，以欣賞天真的樂趣，就是「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的意思。

「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這四句文字，正是描寫先生的善於讀書，好讀書是表明對於讀書，感到特別興味；不求甚解，是不願尋章摘句，刻意苛求，最要注

意一個甚字，如誤認爲囫圇吞棗，胡亂讀去，那裏會有會意？會意就是心得，讀書有得，自覺十分高興，連吃飯都忘記了。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這幾句文字，是表示先生的性格，雖好喝酒，却不沉湎於酒，喝酒是偶然的事，不是他的常課。不過他性格豪放，一些沒有做作，所以每逢喝酒，必能盡興，却不會戀戀不捨，戀戀不捨，與以喝酒爲常課的，便是酒囊飯袋，怎算得清高！

「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這更表示先生的人格，不但不慕榮利，且能安於貧賤。何以能安於貧賤？其得力處是：讀書有得，如何處置？一是作文，二是賦詩，無論作文賦詩，不在自炫才高學廣，以博名聲，更不是發泄牢騷，以求取快，他是：「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銜觴賦詩，以樂其志。」這裏要注意「示已志」，「樂其志」兩句，足見他慨然有澄清天下之意，不過時機不到，決不汲汲求個人的富貴，寧願做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

如此說來，陶氏的理想人物，是「有道則仕，無道則隱」，並不要做十足的高人逸士！

後我只好攔着好多日子，纔送還他們一次。這墨盒是橢圓形的，小得只有一寸長，我又沒有到用牠的地步，對於我至多只是一件玩物罷了，我如何肯要牠，肯爲了牠犧牲硯臺的賠償權？然而我除了要牠以外，簡直沒有別的辦法。我不要牠又將怎樣呢？遷延復遷延，牠就留在我的地方，再也不被送還了。

「好婆，這是鴻元賠給我的，」最後，我在萬分無奈的情景中，只好將這東西拿回來給祖母看。

「什麼？」祖母將這東西取在手中一看說，「這是賠給你的麼？這值幾個錢，不過一兩角小洋罷了。要不要！要他另外賠！」接着她又將我責罵着，說我沒出息，東西弄壞，儘人家欺。

我除了暗中飲泣以外，說不出話來。連墨盒都送不掉，那裏還賠得着硯臺！從此，墨盒一直留在我的地方，祖母要是不開心時，或者我有什麼不好時，她就要將這事來作爲她的發洩，在責罵中加增我的罪案。

「好好的硯臺給了你弄壞，看我以後還會買新的硯臺給你否！」祖母嚴厲地說。果然，以後祖母永沒有給我買過硯臺。

# 罵人

蔣廷黻

前幾年在杭州上學，最先學得的是會罵一句「創黃瓜兒」！現在我的家一搬到上海，第一天也就學會了一句罵人的話：「豬糞」。

罵人，動機在佔點便宜。不過討便宜也有技術的好壞，技術壞一點，不但便宜討不着，結果反討虧吃。

有許多人罵人，用意並非是壞的，一誤會那便糟了。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難免破口罵人。

當面罵人，算最直爽，不過往往容易引起對方的惡感。要是對方沒涵養，馬上會來一場對罵。聰明的，一定不睬你，看你罵得起勁，也許會來幫幫場面，應付幾句俏皮話，你罵他一句，他不動聲色地在問你：「夠了嗎？」，「口渴嗎？」……這樣弄到你罵的人也不好意思，沒奈何，只有自動收場。

換一種方式罵人，那就不同了。有的用借刀殺人法來罵你，罵了你，還會有人佩服。這種罵人，算最陰險惡毒。但它既可免除對面的衝突，而且暗地裏罵人正罵得狗血噴頭，得其所哉，梁實秋著罵人的藝術，頗得此中秘訣。

我以為，罵人無論用什麼方式，動機總之是錯誤的。你要討人家的便宜，當然自己很窩心，那知道人家也可以來討你的便宜，

試問你情願做個「鴨曲死」嗎？只要懂得這一點，那麼仔細一想，「罵人」這個玩意兒，

## 從英語會話想到英美習慣

K. I.

本刊第六期，有葛傳棧先生的「從話劇想到英語會話」一篇，他的見解很對。我從英語會話，却又想到英美習慣。他說，「儘有許多文法不錯，結構完美的句子，却不是

反，開始就當講明來意。等到你出門時，主人才談到天氣如何，野景如何，意思是望你在路上可以得到快感和欣賞。這是純粹由於兩種民族性的不同。在中國，以為開門見山的說法太唐突；在英美，却以為開宗明義，應先談正經，表示鄭重。

為一般英美人所慣用的。」我就想到儘有許多當的時候和地點，除非你先知道英美人的習慣。

從這兩個例子上，可以看出談話與習慣，的確大有關係。所以，我以為要英語會話好，不但要用英美人所慣用的句子，而且還要知道用在適當的時候和地點，符合他們的習慣。但要知道這種習慣，除非你與英美人直接往來，書本上是很難學到的。

例如，兩個朋友偶然相見，彼此一聲招呼，一個就接着問，「Any news?」答的人却未必真的把國家大事，一五一十的說出來。原來這是一種套語，是指你來的時候，在路上所見所聞的新奇事件。真正的國家大事，儘可在報上看到，何必等你來報告？這種習慣，大概還是以前沒有報紙的時候所傳下來的。最初也許是真的問國家等大事，但後來既有了報紙，就變為問報紙以外的新聞了。

又如，中國人進門，開始先談天氣如何等閒話，後來慢慢的講到來意；英美人却相

畢竟於己無利，於人無益，還是少做為妙，雖然在這個可怕的世界，不知道有着多少人專門靠罵人出了名，混了飯吃。這只能算它是一條不正當的出路。

○ ○ ○ ○ ○

明末南都失陷時，有一乞丐在橋上題詩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題畢，投河而死。

(敏)

# 讀者園地

## 童年的憧憬

華拓 荒

在鏡子前，我照見了我的面容灰黃而憔悴，兩頰豐腴的肌肉，消失到了不知去向，頰骨高高地聳起，靈活烏黑的眼珠現在呆鈍而滯澀……呀，美麗的童年，天真活潑的姿態，不知在什麼時候從我身上悄悄地溜走了！

我悲歎我童年的消逝，我枯澀的眼眶中湧出了盈盈的淚水。

從舊篋中我檢出了一幀童時的照片：一斤綠色的草地上，坐着一個肥頭大耳，身體體壯的孩子，彷彿天上的安琪兒。蘋果般紅潤的嬌臉，烏黑有靈的雙瞳，嘻開着的兩片嘴唇，稚態可掬的笑着，兩隻肥嫩的小手，向前伸着，好像要獲取什麼東西，顯着一片天真爛漫，無邪無瑕的姿態。可見得在他純潔的小心靈上，沒有染上一點人間灰黑醜陋的斑痕！

呵！我見了他，我不禁深深地羨慕着，我熱烈的同他接了一個甜蜜的長吻。

我記得嗣後我進了學校。但在那時呵，我依然無憂無慮，不知人世間有憂難困苦，陰險勢利，刁鑽奸滑，卑鄙醜陋；，整日只求滿足着自己的慾望。有什麼話，便爽直的說出來，不知有什麼輕重與忌諱。一言不合

，一事不稱意，便會同對方鬧翻，但不一會便又和好如初，剛才的一幕，拋到九霄雲外去。冰消雪溶，清白的心膜上，早已沒有了那種痕跡。不像現在的什麼「銘心刻骨，沒世不忘」。我玩的時候，便盡力盡興的玩，永遠不會想到有別的事情。讀書的時候，

我便專心念誦，決不會有什麼事來分心。我祇知道吃飽穿暖，一上床合眼便是呼呼的鼾息，沒有什麼找職業的苦悶，金錢的艱澀，知識的饑荒，婚姻的煩惱，以及人生的慾念等等幻想，像一條條毒蛇盤踞你的心頭，噬嚙着你睡不安枕。

年歲一年年的增加，這種現象，在記憶中逐漸淡薄而消退了！

現在呵，一切不同了。過的是灰色的生活，日常接觸的都是醜陋卑鄙，陰險勢利的人心，而四周環境，也更密佈了層層的荆棘。憂慮煩惱，像條巨大的毒蟒，噬蝕着心房，染黑了純潔的心腸。我好像鑽進了潮濕的陰溝，使我進退無據。生活的鞭子不停的在背脊上抽打，我掙扎，爬行，身上沾滿了腐臭的污泥。心是蒼老了，身是瘦削了，純潔的靈魂，天真爛漫，活潑可愛的稚態，早已杳杳不可見了！

呵！可愛的童年，我的美麗的童年，它是永遠不會再回到我的身上的了。我憧憬着我的童年，更勾起了我深深的悲哀！我的心有着刀割般的疼痛，熱淚黃豆般的滴下，滴在我這冊灰色的生命史上。我願它永遠留著，作為我小小的懺悔，聊贖我深重的罪愆！

## 編輯餘談

本報發刊以來，不斷地接到讀者的投稿，使我們既是欣喜，又是感激，知道我們的工作不是枉然的。不過我們看到許多來稿中，煌煌大文，值得我們稱讚的，固然不少，而於文字技術上尚須加以研究的，為數也很多。他們最大的弊病有二種：一，不會斷句，往往一個完全節段，一概用「」，使人讀了透氣不轉；二，頭緒不清楚，一個節段的頭緒不清楚，就使一個節段的用意不明，全篇的頭緒不清楚，就使全篇的用意不明。我們希望以後的投稿者，都會注意到這兩點：一，句子與其長，還是短。每逢可以斷句時，就用「」斷句，切勿牽累下去。二，每一節段或全篇，必須頭緒清楚，切勿東說一句，西說一句，或東湊一段，西湊一段。要寫成最好的文章，都須注意這兩個起碼條件。至於文章的內容，當然更其要緊，作者一定知道，這裏且不談。

○ ○ ○ ○ ○

## Hankow Watch Health Precautions

### Special Propaganda Meets Summer

#### Epidemic Fears

Hankow, April 27

With Hankow crowded with war refugees from down-river areas and from North China, and with the advent of warm weather, the Hankow authorities are taking precautionary measures against the spread of epidemics

In addition to street lectures, special slides are being shown in local cinema houses on precautions against diseases. The Chinese press is also publishing health supplements urging the populace to take cholera and typhoid injections and to observe hygienic conditions.—Reuter.

*Health precautions* 衛生上的  
防範。

*Down-river areas* 下游(指長江  
下游)區域。

*Advent* 臨到。

*Authorities* 當局。

*Precautionary measures*

預防的方策。

*Epidemics* 流行病 時疫。

*Slides* 幻燈畫片。

*Cinema houses* 戲院。

*Cholera* 虎列拉疫病。

*Typhoid* 腸熱病(即傷寒病)。

*Injections* 打針。

## Useful English Idioms for This Week

H. H. Shao (邵鴻霽)

**Hit below the belt**——暗裏傷人。

- (1) To discuss the occupation of Mr. Stewart was *hitting below the belt*. (討論史斗華先生的職業是暗裏傷人)。
- (2) To refer to his past history in public discussion was *hitting below the belt*. (在公衆討論時提及他的過去歷史是暗裏傷人)。

**Bring grist to the mill**——爲利益之源。

- (1) Everything brings grist to his mill. (什麼東西都對他有利)
- (2) They created some troubles to bring grist to their political mill. (他們鬧幾件事出來以便獲得政治上的利益)。

**Harp on the same string**——彈老調,說老話,反覆申說。

- (1) In his letter to me, he *harps on the same old string* of poverty. (在他給我的信中,他仍說着“貧”的老話)。
- (2) You *harp* a little too much on the same string. (你對這件事稍微太多說了一些)。

**Draw a red herring**——誘惑,欺騙。

- (1) To draw these red herrings across the

*ratepayers' eyes* was unpardonable. (欺瞞納稅人是一件不可寬恕的事)。

- (2) During the course of our discussion, he *drew a red herring across the track* by presenting false proofs. (在我們討論的時候,他提出假的證據來誘惑人)。

**Hold one's tongue**——緘默。

- (1) He would not hold his tongue (他欲緘默)。
- (2) Hold your tongue, or you leave the place! (弗作聲,否則離開這地方罷!)

**For one**——至於個人。

- (1) He for one will never do such a thing. (他個人永不會做這種事)。
- (2) Others may approve of it, but I for one cannot. (這事別人也許會贊成,我個人則不能)。

**On the carpet**——正在商議。

- (1) The rapprochement between France and Italy is already on the carpet. (法意兩國之重敦國誼已在商議中)。
- (2) The matter has been on the carpet for several hours. (這事已討論了數小時)。

## A Second "Doomed Battalion"

### Heroism in Chiyuan Fight Thrills Hankow, Troops Hold Out in Temple

Hankow, Apr. 19.

Hankow Chinese are thrilled by the story of another "doomed battalion" now being enacted at Chiyuan, in north-western Honan, on the north bank of the Yellow River opposite Loyang, according to Chinese reports today.

The heroism and vivid details contained in the story of the second "doomed battalion" are stated by the Chinese to rival that of the first, which won renown in the Joint Savings Godown during the Shanghai hostilities.

On the night of April 10, it is related, one Chinese battalion stormed the city walls of Chiyuan and occupied Kwangti-miao (the temple of the God of War) inside the east gate of the city. Without

reinforcements, however, the battalion was immediately surrounded inside the temple.

Inspired by the bravery and patriotism immortalized by Kwang Ti, the famous General of the Three Kingdoms who was later worshipped as the Chinese God of War, the battalion is said to be still holding out in the temple after nine days of "desperate fighting with only 100 men left of the original number."

General Chen Chien,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Chinese forces on the Peiping-Hankow Railway front, has petition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Chinese report declare, to issue an official mandate commending the "heroism of the Chiyuan doomed battalion."—Reuter.

*Doomed* 劫數已定的.

*Battalion* 營.

*Doomed battalion* 孤軍.

*Hold out* 堅守.

*Are thrilled* 被驚動.

*Vivid* 歷歷如繪的.

*Rival* 與... 相匹.

*Joint Savings Godown* 四行倉庫.

*Reinforcements* 援軍.

*Inspired* 受感動.

*Immortalized* 使永垂不朽.

*Three kingdoms* 三國.

*God of War* 戰神.

*Desperate fighting* 苦戰.

*Commander-in-Chief* 總司令.

*Peiping-Hankow Railway front* 平漢路戰線.

*Mandate* 命令.

*Commending* 嘉獎.

## Hankow's Night Life Gets Setback

### Hostesses Banned from The City's Cafes

Hankow, Apr. 12.

Hankow night-life has received another setback as the result of an order issued today by police headquarters banning hostesses at cafes.

"Although undoubtedly many girls seek employment as hostesses in cafes for means of honest living," the order states, "it is unavoidable that some take up positions for less honourable motives, which are incom-

patibl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Dancing has been banned in Hankow since the start of Sino-Japanese hostilities, except in a few foreign cabarets, which Chinese are not allowed to visit by order of the police. Recently, gambling and inviting singsong girls to sing at parties were also forbidden.—Reuter.

*Night-life* 夜生活.

*Setback* 打擊

*Hostesses* 女招待

*Banned* 被禁止.

*Cafes* 酒館,茶樓.

*Police head-quarters* 警察總局.

*Seek employment* 謀工作.

*Means* 收入.

*Honest living* 正當的生活.

*Unavoidable* 不免的

*Motives* 動機

*Incompatible* 不合的.

*Principle* 原則.

*New Life Movement* 新生活

運動.

*Cabarets* 可以跳舞的酒館.

*Gambling* 賭博

*Inviting sing-song girls*

叫堂差.

*Parties* 宴會.

*Forbidden* 被禁止.

# SELECTED NEWS

K. I.

(For the sake of English rather than the news itself)

## China Ready for Long War

Nation Organizes to Meet Prolonged Campaign:  
Provincial Resources to Be Developed

Hankow, Apr. 16.

WHILE the Chinese army is engaged in a life-and-death struggle with Japanese on the battlefield, large-scale projects to fit the nation for a protracted war have been taken in han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operating with the Government in this highly-important work is a vast army of economists and scientists, all Chinese and all recently mobilised. One of the Government's first tasks has been to remove the Hanyang Arsenal and the Hanyang iron and steel works into the interior.

In its new secret location, the Arsenal is now turning out rifles, light machine-guns, trench-mortars, hand-grenades and other light armaments. It is now being equipped with machinery for the assembling of heavy fieldguns and tanks, and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arsenal will soon be able to turn out heavy fieldguns and tanks of its own.

In addition, the erection of a Chinese aeroplane factory has been started. It is intended that the factory should at first do repair work for damaged machines and assemble the aircraft constantly arriving in this country from abroad. The authorities hope that the factory will be able to turn out its own machines within this year.

The other projects on which th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started work include:

1.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s industries in the interior provinces to meet China's war-time needs.

2. Increasing exports in order to ease the present currency crisis.

3. Exhaustive study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as well as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and transport conditions in the provinces of Szechuen, Kweichow, Yunnan, Kwangsi, Hunan and Shensi.

4. Establishment of textile factories, paper mills and modern sugar refineries in Szechuen.

5. Extension of various railway systems into inaccessible districts in the interior.

6. Erection of factory to repair locomotives.

7. Establishment of factories for manufacturing wireless,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equipment.

8. Construction of new railways to link Yunnan, Kweichow and Kwangsi provinces.

The newly-formed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is reported to have mapped out many important plans in connection with developing the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interior provinces of Szechuen, Kweichow, Yunnan, Kwangsi, Hunan and Shansi.—  
Reuter.

*Large-scale* 大規模的。

*Protracted war* 長期戰爭

*A vast army of* 一大羣。

*The Hanyang Arsenal* 漢陽兵工廠。

*Machineguns* 機關槍。

*Trench-mortars* 迫擊砲。

*Hand-grenades* 手榴彈。

*Light armaments* 輕兵器。

*Fieldguns* 野砲。

*Tanks* 坦克車。

*Assemble* 裝配

*Currency crisis* 金融恐慌。

*Exhaustive* 透徹的。

*Natural resources* 天然富源  
(指礦產等)。

*Textile factories* 毛織廠, 織布廠。

*Paper mills* 紙廠。

*Sugar refineries* 鍊糖廠。

*Extension* 展長。

*Locomotives* 火車頭。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經濟部。

*Mapped out* 擬出。

## I. correct Use of Words

S. L. Chow

**Polite, a.** 有禮貌的, 文雅的, 客氣的——一個人有禮貌而文雅, 就是 Polite, 就是“客氣”, 但這種“客氣”不是指宴會時吃東西客氣的“客氣”, 也不是指感謝人家的“客氣”。我國學生叫人不要客氣, 用英語時總說“Don't be polite”; 那是很可笑的, 因為照英文的原意, 不是叫人家不要有禮貌麼? 不是叫人粗莽麼? 所以在招待客人時, 我們應說, Be at home 或 Help yourself 這一類的話; 回答謝語時, 應說 Never mind, 或 That's all right, 或 You are welcome 這一類的話。

**Prevail, v. i.** 流行, 盛行——這字不可用作被動形式(Passive voice)。

誤: Anarchy was prevailed there.

正: Anarchy prevailed there.

**Price, Cheap, Dear**——我們能說 The price is low (high), 不能說 The price is cheap

(dear). 因在這二字中, 就有 price 的意義在內。

**Discuss, v. t.** 討論——這個動詞後面不用介系詞 (Preposition)。我國學生往往在它後面用 about 一字, 那是完全錯的。

誤: They are discussing about an important question.

正: They are discussing an important question.

Discuss 之後也不可跟着一個用 that 起頭的名詞子句(Noun clause)。

誤: We discussed that examinations should be abolished.

正: We discussed the question of abolishing examinations.

**Inferior, adv.** 較次的, 拙劣的——這字後面應接 to 而不接 than。

誤: In archery he is inferior than I.

正: In archery he is inferior to me.

### So and So

K. I.

#### 夢中記憶

大家總還記得, 在上海戰事最劇烈的幾天, 租界四週都被火焰所包圍。其時我忽想到用 Oasis 一字, 來形容租界的區域。但這字還是小的時候在地理上讀着的, 一時竟想不起來, 只記得 O 和 sis 中間, 還漏出些什麼。到晚上睜夢中却想起來了。醒後翻閱字典, 果然不錯。這種現象, 照心理學解釋: 神經通路, 正像電流, 每練習一次, 接通一次。牢記, 就是常常接通; 忘記, 就是脫了接, 但仍有舊路可尋, 所以夢中也能記憶起來。因為這種現象, 青年中是常有的, 便提出來一談。

#### 蘿蔔與茶壺

日文中的漢字, 最初的確是漢字, 但到現在, 也只可算爲日文了。例如報上所見畑俊六的畑字, 樣子很像中國字, 但究竟讀畑字, 還是讀烟字, 因為中國根本沒有這個字。同時連想到他們稱蘿蔔爲人參, 稱茶壺爲玉壺。倘你不明白漢字日本化的道理, 那以爲他們天天吃人參, 用玉壺, 真是了不得。

## 報週年青

期八第

版出日十三月四年七十二國民

價定

費郵運均角四元二年全 角三元一年半 分五册每

載轉得不許九登非字文報本

源山胡 游文詹 人輯編

游文詹 人行發

局書界世 售經總

館書印代現 者刷印

目價告廣

元十四面半 元十六面全 面外之面封底

元五十二面半 元十四面全 中文正

印彩或紙色用改欲如字黑紙白用概皆廣

法辨待優有另登刊期長 議另目價者

一 年 一 度

# 特 別 廉 價 部

四 月 一 日 起

## 書 籍 文 具

機 會 難 得	售 完 為 止	各 式 俱 全	日 常 用 品	每 日 更 換	自 一 折 起	完 好 無 缺	種 類 數 千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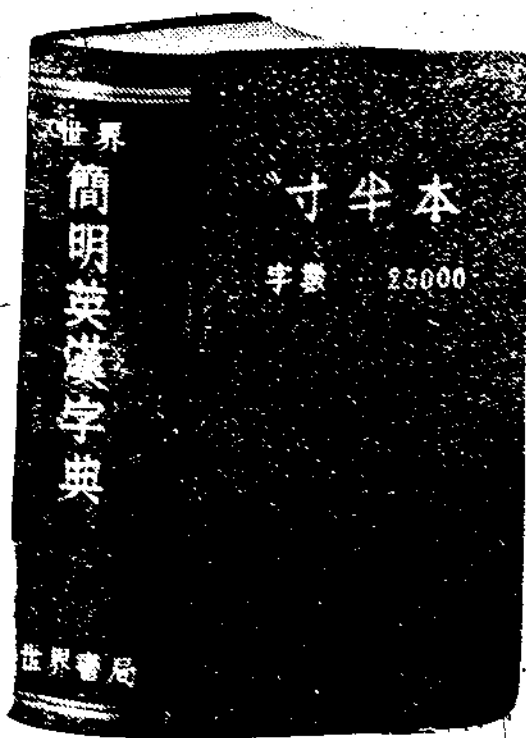
### 世 界 書 局 啓

寸 半 本

# 英 漢 字 典

年 銷 數 萬 重 版 出 書

聖 經 紙 印 皮 面 精 裝



三 百 八 十 頁  
二 萬 五 千 字

每 本 實 價 伍 角

世 界 書 局 發 行